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澤集卷九至十一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震澤集卷九

明 王鏊 撰

聯句

昌平道中大風聯句

夜聞海潮聲寛 大地洶若動敗葉俄填坑鏊 頑雲總歸

洞噌吰萬竅呼寛 凛冽百泉凍野曠鳴枯桑鏊 原低偃

長葑陰霾接混茫寛 噫氣來倥偬冷助玄冥威鏊 狂招

韓愈訟雷轟號令嚴天轉機軸空易水仍蕭蕭 寛 燕山
殊曹曹不知怒何為 鏊 所喜散堪用倏往捕亦難逆來
受須共 寛 有時稍紓徐忽地還放縱再作疑催詩 鏊 橫
犇驚失鞚早飛爭墮鳶彎卧早藏蝀 寛 沙漠號狐狸岐
山噤鸞鳳披襟誰敢當 鏊 落帽衆相哄點也妨詠歸盧
其憂病中 寛 遠應經土囊細或入石縫眯目塵簸糠 鏊
拂鬚冰纖綜迸裂沙成河盤旋城抵甕 寛 星好怪維箕
鷁飛書乃宋拔木周籥緘 鏊 揚波越裳貢漢歌懷沛臺

楚賦想雲夢寛廬舍遭傾摧陵園起哀慟前瞻巧趨蹌鏊後逐遥餞送歷塊勢尤顛下坂力如墜寛八極御可游五湖桴莫從先登賁育雄鏊鏖戰鄒魯閧胡馬依北嘶鯤魚徙南溟天工無乃勞寛吾意因爾諷愧乏吉甫才穆如難繼頌鏊

陽山大石聯句

峻極惟崧高嘗聞吉甫誦寅石令者何為勢若與之共偶來試春衣暫爾解塵鞚鏊登原路屢迴入門樹穿滃

寅
疊處壁為山呀然忽成洞　鍪　橫陳類涅槃分峙譬翁
仲　寅　啾啾猿度悲貼貼鳥飛恐　鍪　躍冶祥金流黝堊聖
鐵凍　寅　化工孰燃爐氣機潛理綜　鍪　一甃還一敧誰迎
復誰送　寅　陽山劃中開虎阜凛旁從　鍪　靈壁豈同儕岐
陽真異種　寅　仰窺天闕低側壓坤維重　鍪　蹲猊怒將齧
奔馬猛難控　寅　有並若肩隨或分如闘訟　鍪　龍象甃法
筳齟齬失家術　寅　鍪須神禹功煉待媧皇用巖巖挹孟
軻侃侃立子貢洲邊樓碎槌江上城卧甕　鍪　憑焉或言

晉碑爾倏賈宋寅五丁安能驅百神互相奉鏊負戴賴鯤鯨點化謝鉛汞寅支傾力已疲任大材堪中鏊攫挐鬼亦驚秀傑天所縱寅好事來重尋佳句時一諷鏊寧能辭脚繭且得愈頭痛寅秦禪偶遺吳漢封當始雍鏊扛非九鼎雄富比八珍供鏊咄叱起老羝摶拊衆儀鳳寅太湖隱見微遠山朝挹衆沈船露危檣敗屋橫折棟峇古積成衣藤枯倒穿縫贔屭下倒懸嵌空旁或擁凌蛻步難移瑟縮心屢動慢亭危冠顛梵宇巧補空舉酒

欲浩歌援琴時一弄雲生殿閣浮風發鐘磬碚上帝闕

九重下界市一闤目中無全吴胷次有雲夢便當結幽盧

採擷當月俸 鏊

石湖阻氷聯句

西首戀松楸扁舟乘曉發行行抵斯湖 銓 望望指巨缺

層氷塞長河流澌截輕筏 鏊 大塊噫餘威玄冥令仍冽

帆集比魚鱗岍妥蜺龍骨 銓 人斷越城橋鴈杳堯峯齧

鏊 嵯峨峙玉山璀璨恍銀闕或碎若彫鎪 銓 或銛如斧

鉞或垂如玉釵或狂若象笏　鏊　鼇足欹莫支鵬背負如闕　銓　造煩魯遽工解倩師襄掣夏蟲語應疑　鏊　宵狐涉還歌戒自履霜初　銓　藏豈淩陰節山腰助碚砑澤腹增嵽嵲　鏊　上下眩坤乾東西混吳粵王祥鯉莫持　銓　孟宗筍堪掘國忠信難倚靈均未須涯　鏊　進如狼跋胡行乃車無軏舟子立招招　銓　行人憂忽忽一葦那能航五丁未渠伐　鏊　飛渡諒斯難來歸怪時咄況當陽生辰正值春王月誰乘浮海桴　鏊　莫借淩波韈行止豈偶然聊歌

記顛蹶　銓

除夕喜雪聯句

忽忽歲云除紛紛雪仍積　鍪　玉樓凍鱗皴紅爐光欻赫　銓

瀟瀟瀉竹聲燦燦暎空色　鍪　勢欲減鐙明威能消酒力　銓

纔看擁庭除斗覺摧屋脊　鍪　林風助飄飆簷溜增淅瀝　銓

戰陳驚六花農家驗三白　鍪　已見散成杯還憂大如席　鍪

悵憶党家斟屨存東郭跡撒鹽我何才授簡君誰敵　銓

端木夜仍飛靈蓂晦全易遥思大廷賀誰問

窮簷唶 鎣 把酒待新春題詩永令夕 銓

石湖聯句 與師召

玆地屢經行孤亭坐寥闊今來咏具瞻畫棟映蟉螭久聞玉川史新表石湖薛緬懷文穆公弗翦越城芟穹廬受書爭勁氣凜莫敓岷峨開府議高標藐誰劉阜陵借寵賁益國推挺拔天鏡闊澄泓玉雪坡蓮杅甫辭狼胡疐尚說虎須捋因人地逾重懷古心尤渴歲事薦蘋蘩登庸紹衣鉢鄉里重衣冠邦君事相割君功已奏成我

冗敢辭撥方愁積潦深忽見陰霾豁天公如有待我興其可闋舟借花邊維道屏松下喝末獲從駿奔猶幸瞻僊鶴山僧具袈裟田笠雜緇撮展席俯清泠開園擷芳辣野坐廁漁樵葭談參毳褐呦鹿杳不聞游儵瀅堪掇盟與沙鷗親吟兔山禪話陳跡俯頹垣流芳仰先達五湖勝全供三峽恐始脫帆影遠若凝波光澹如酘石梁卧湖心浮屠見林末高歌和滄浪清夢渺黃闥倡酬忘詮次令古籍囊括歸帆指西日天際雲一抹

第三泉亭聯句

鑿開孤嶂一痕青 濟之 泂勺還來漱玉亭 東之 霜落丹楓秋欲老 玄敬 池涵寶劒氣無腥 濟之 煎從桑苧傳三昧飲對離騷喜獸醒 濟之 却怪又新多浪語 濟之 獸於揚子詫中泠 玄敬

近體樂府

壽徐少傅二首

今日是何日六日中元過未久人言此際每生賢萊公

在前公在後不知麒麟天上有種無抱送千年還姓孫
天生賢俊固有意風骨自與凡人殊宛如明月出海底
側射萬頃澄波湖木天瀛海人莫到十年讀盡中秘書
朝承密旨暮賜宴一時恩寵誰能如經筵手持五色線
要補山龍華蟲黼黻之華裾今日芻蕘有語煩聽取願
公一日登台輔漢丙魏唐房杜宋司馬歐韓范富願公
事業與此數公者爭先驅然後歸作睢陽五老圖
自昔君臣信際會風雲有數看聖節纔過又值生申初

度金鼎調元親手付十年海内歸陶鑄聽童謡好個太平朝賢宰輔量韓琦身裵度勲丙魏謀房杜稱蟒衣玉帶日承恩注特免常朝朝罷入平章軍國中書務行年七十轉精神無求去滿江紅

六十初度自壽四首

正德己巳八月十七日予六十初度之辰時歸自内閣醉填四詞

今日是生時滿座親知都來上壽把金巵百歲人生今

過半好共開眉玉帶挂花枝醉墨淋漓世間名利不關伊況復功成名遂了不樂何為浪淘沙

行年六十鬢斕斒皇恩特放還高堂設席對青山秋來正未閒陰忽霽暑新寒笙歌夜未闌傍人莫笑老嗤頑人生到此難阮郎歸

寶月天邊光未缺昨宵纔過中秋節大官酒饌年年設今年別壽筵開處依林樾碧水丹山常夢説如今總在門前列舞妙詞新聲激烈歌一闋金樽滿泛清秋月漁家傲

紫閣黄扉蟒衣玉帶功名至此人人愛挂冠一日賦歸來閒情又在功名外明月逍遥白雲自在别是人間閒世界起來把酒酹青山年年與汝常相會踏莎行

賀林冡宰二首

盗弄朝權羣佞爭趨走欲顛蝇蟻紛紛何所慕腥羶一踈真能障百川宇宙名懸晚節完歸更覺賢過眼浮華何所似雲煙青史他時好細編南鄉子

天運終還皇圖孔厚一朝公道明如畫氷山忽倒倩誰

扶誅流竄殛嗟何咎公秩仍遷公名逾茂閩山閩水增清秀吳儂稽首向邦君一樽遥上南山壽踏莎行

六十三初度君謙以詩為壽和之

懸弧又誕朝六十三年鹿覆蕉勲名紫閣高起何遲歸獨早玉堂近日無宣召且是山中卧得牢治如虞聖如堯洗耳還容由與巢一封書

且作山中宰相依然玉帶蟒繡為袍扁舟范蠡去迢迢五湖煙景無人要金庭玉柱傲彼伊皋清風明月畀他

管蕭洞天福地誰曾到 皂羅袍

鎮日逍遥過去韶華不可招幸有還丹大藥絶勝鹽梅金鼎和調百年過半總勞勞奔名逐利何時了慨彼時豪東門黄犬徒增煩惱 駐馬聽

古來富貴誰長保早是抽身好裴相午橋莊疏傅都門道到如今尚贍高節操 清江引

吴惟謙同年壽詞

投簪前日懸弧今旦節值中秋剛半玉山回首升沈眼

見多般辛有丹崖翠壑明月清風天與吾人管任他榮貴也且高眠無喜無憂便是儘攀桂侶曲江宴看英雄三百紛消散年七十幾人健

過太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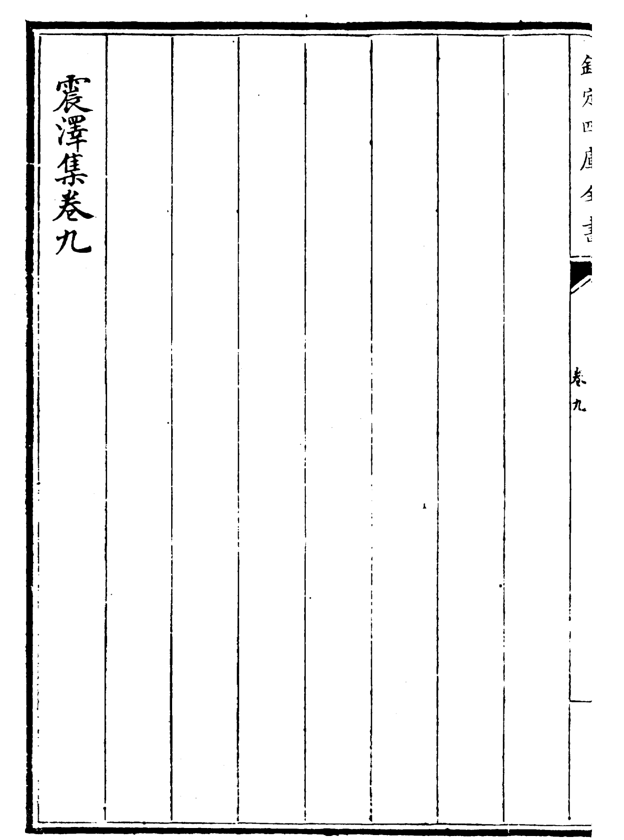
東山如畫西山如黛七十峯巒映帶白銀堆裏分明湧出樓臺最喜微風不起明月高懸萬頃玻璃碎始知世上也有蓬萊濯足船頭好快哉笳鼓鬧管絃沸看畫船搖曳人初醉千載後定誰繼

賀秉之授經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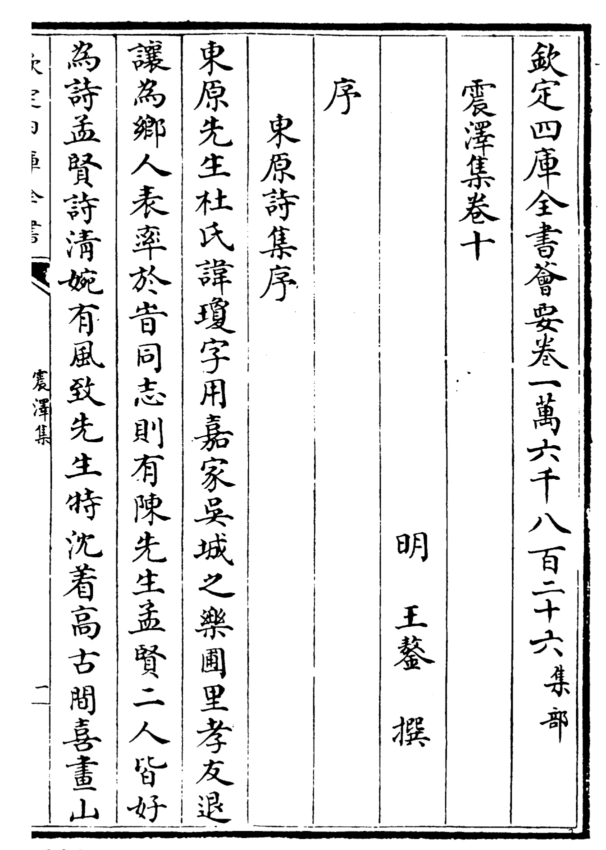
秉之弟積學力行而困於數奇正德十年六月蒙恩特授古杭經府之銜有其榮而無其勞予因填近詞一闋為賀

山林岑寂官曹喧鬧吏隱中間最妙聖恩隆重天書一紙親敕管領西湖風月南國煙霞儘與舒吟嘯清朝鵷鷺侶揔賢勞輸與伊人一着高蓮幕俊玉堂老宴高樓日日笙歌繞塵世夢幾人覺

梁州序



震澤集卷九



震澤集卷十

明 王鏊 撰

序

東原詩集序

東原先生杜氏諱瓊字用嘉家吳城之樂圃里孝友退讓為鄉人表率於旹同志則有陳先生孟賢二人皆好為詩孟賢詩清婉有風致先生特沈着高古間喜畫山

水人物故其詩於評畫尤深也詩多散佚不傳其子長垣尹啓獨得八冊以授予予為選定仍附襍著若干篇于後序之曰先生其隱者與昔之隱者姓名邑里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若詩則有不能自已者而陸魯望魏野林逋尤喜為詩其於世之興衰理亂毀譽得失榮辱進退一切抹殺而獨翫志於煙雲泉石之間其詞冲澹幽深而其名特焜燿在人者蓋世方卓行之為賢而夫人者高標揭己以警動流俗萬乘詔而不見千金召而

不屈其蹟竒其聲烜赫而流於人人世謂今之世無隱士是果然與葢有之矣而世惟科目是崇是長外是有人皆擯不用言竒者得疑行異者來謗雖有隱者不得而知則遂曰無亦宜也其果然哉予猶及見先生及孟賢深衣幅巾曳杖履革所至人望之若綺皓郡將縣大夫延禮賔致恐後縉紳之行過吴下者必造請其廬二先生死吴中耆舊亦益衰世之知者益鮮知之者顧猶以其詩也而東原之詩亦復止此然平生大畧具焉讀

其詞考其世得其所以為人於戲豈非所謂遯世無悶之君子與樂圃里在吴城西其東有原焉故世稱東原先生先生好着鹿皮冠故又稱鹿冠道人

送劉世熙任四川僉憲序

弘治二年蜀中旱饑廵撫右僉都御史丘鼐言蜀以富饒稱前代迄今地非異也葢人事未脩焉耳竊見成都有都江大堰鑿自秦守李冰所溉郫灌温江崇寧雙流崇慶新津新都眉州彭山沃野數千萬頃其後豪家稍

規小利堰流曲坊水失故道蜀人始病於旱臣嘗按行地勢自非高山皆可治陂塘堤堰旱則灌澇則泄爲蜀人無窮之利今山東淛江南直隷皆設官治水利蓋任之專則宜有成功於是詔刑部員外郎姑蘇劉君世熙陞按察僉事以往吾於君之行獨有感也往時關中大饑人相食於是陞輦荆襄水漕汴渭百方拯之而秦人死者過半矣夫秦天下彊國也秦時豈必無旱旱而無捄天下且起而攻之則秦之亡久矣蓋當時井田雖廢

溝洫尚存而鄭國渠秦所賴以富彊其後鄭當旹兒寛
白公皆嘗為渠至於今廢久矣其遺跡亦往往有存焉
因而浚之其功宜易而議者輒以為不可復也往年予
居吴吴有白蓈港者三吴之水由以入海海潮日至淤
為沃壤民遂占為田或廬其上於是吴中多水患議者
以白蓈一濬三州均利迄今百年未聞有任其事蓋有
任其事者而浮議輒興行且復止夫欲享其利則安得
辭其勞欲有其功則安得辭其謗於戲天下之事其率

類此乎此吾之所感也請以為君贈

贈毛給事序

貞甫拜南京給事問於翰林王鏊曰珵是行也衆皆華之而私心有不然令天下生民之利害休戚百官之賢佞功過乗輿之舉措賞罰職皆得言而或有不容盡言言之有不能盡行吾其若之何患其不可行而不言則曠不顧其不可行而言人將以為近名予親且舊其有以語我來鏊起謝曰語有之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

樽俎而代之鑿也何敢及是然嘗聞之為人臣者患不能諫不患諫之不從自昔人君之受諫必曰唐太宗夫豈獨太宗亦魏徵之善諫有以啓之也然則諫而獲譴豈必其君之過哉夫諫有體有宜有文有信理有迴護無損乎其大之謂體審緩急先後見可而言之謂宜言足以發其意之所至之謂文文不浮乎其事之實之謂信諫有體有宜有文有信而存乎已者有直是諫之成也夫事有不期理有相感鄰翁以築牆見疑去婦以束緼

自復趙太后之還質子羣臣諫之而怒觸龍諫之而喜秦皇之遷母后七十人諫之而怒茅焦諫之而喜楚王之築層臺七十二人諫之而怒諸御己諫之而喜漢高之易儲叔孫通諸人爭之不能得子房不爭而意已回矣然則諫之道其亦可知也已易曰遇主于巷又曰納約自牖請以是贈或曰古之君臣周旋乎一堂之上從容風議言所未及而意已移者有之矣後世異是而南京又在千里之外若之何其以是告曰令之爲文也猶

昔之為言也

送廣東參政徐君序

始吾蘇之仕於京者有文字會翰林則令少詹吴學士海虞李學士及鼇為三人其外則有若陳給事王汝周御醫原巳徐武選仲山而時至出入者則有若趙刑部栗夫孫進士希説朱天昭氏楊君謙氏毛貞甫氏陸全卿氏少詹有園曰一鶴亭曰玉延菴曰海月李有祿隱園陳有半舫齋周有傳菊軒武選有超勝樓于家有小

適園花時月夕公退輒相過從燕集賦詩或聯句或分題詠物有倡斯和角麗挍奇往往聯為大卷傳播中外風流文雅他邦鮮儷予數人者未嘗不喜其合侈其盛而獨意其難久也頃之栗夫從家城西蹟稍隔希說除刑部原已擢院判貞甫工科給事前後之南京而原已希說相繼物故君謙旋以病去其後玉汝擢大理丞全卿為御史亦從而西天昭以御史出按廣東獨予三人者如故俄而李學士拜南京祭酒亦去今年春陳與陸

一日去令茲君又去焉自壬寅歲予再至京師迄今十有二年耳何人事之好乖仕途之多虞也豈物理聚散夫固如是耶其亦有可慨者也君與予同年進士在武選能舉其職學亦不廢為人慎密有守茲行衆咸賀廣藩得人而吾黨獨惜其去也吾黨交游則固相板以義相觀以學相許以事功而相期以終始也其志甚壯顧獨區區燕游聚散之間哉君行矣見吾黨之士其以是語之雖然亦烏知其終不有合也

應天府鄉試錄序

弘治五年七月戊寅上命右諭德臣鏊洗馬臣傑考應天府鄉試壬午陛辭八月癸卯抵府治乙巳燕府治遂入鎖院時士之就試者二千三百餘人三試之如故事而加嚴别去取差高下手披目閲口誦心維晝夜罔懈自乙巳迄丙寅凡二十二日揭榜得士凡一百三十五人第其姓名及文之可録者為一編以獻臣鏊謹序其首曰人才盛衰係乎時者也禹貢揚州田維下下周禮

東南不在五服列春秋之初不見於經晉宋以來東南人物始見於載籍百年來地與時升運隨世轉東南財賦遂甲天下而人才隨之蓋自唐中葉則然至我太祖遂起南服以混一海內東南諸郡進為畿甸天地氣化之潛儲聖神治化之首被往往稱雄於天下者不獨財賦而已也治道之升降觀於人才知之人才之盛衰觀於文章知之三代之文見於經者至矣漢之文盛於武宣之世唐盛於元和宋盛於嘉祐治平間蓋皆立國百

年海寓寧謐人興於文則有若董仲舒司馬遷相如韓愈柳宗元歐陽脩蘇軾曾鞏異人間出雖不能無高下純駁而能各成一家之言聳一代之盛令天下承平百二十五年干戈韜戢禮樂洽數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玆其時乎宜亦有異才焉出於其間顧臣淺陋恐不能盡識惴惴焉無以稱明詔委任是懼然所謂公無私者臣不佞竊以為近之場屋提調則府尹臣瑩府丞臣綺同考試則教授臣珙臣詠臣寧學正臣緯

臣章教諭臣思忠訓導臣傑監試則監察御史臣鸞臣立之

送毛檢討歸省序

方今仁聖在御側身思治求言舉才宵旰汲汲百官庶僚犇走祇命劬躬瘁職夙夜無敢怠遑翰林日侍宥密地親秩高自紀載備顧問外迺若無事其職甚重也而若綏也甚繁也而若適也國朝之制凡仕於朝者三年得歸省其後十年迺得歸近例六年得歸葢所以憫其

私息其勞酌其中而教之孝也教之孝所以勸之忠也東萊毛君維之少發解山東第一登丁未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檢討至是維之與其父母别六年餘矣乞告來寧有詔賜可維之之職蓋所謂甚重也而若綴也者甚繁也而若適也者君知其重且繁也則定省之隙其得久猶徉於東海之濵乎館閣元老而下咸賦詩以華其行鳌序之

送劉學諭之魯山序

天下治亂繫人才之高下人才高下學校實為之學校之興廢又在儒師之得人與不得人則儒師之重明也而世之人往往莫知其為重惟當道者思風化本原必欲得才賢而任之而士終莫之信當道者曰此朝廷之所重也為士者曰此世俗之所輕也當道者固以為重而士固以為輕當道者必欲授為士者必不肯受豈當道之所重顧不若世俗之所重耶無亦當道者有重之名重之實未至耶令夫闔有知一縣而良者焉則召入

矣有知一州而良者焉則召入矣有教一縣一州而良者焉則吾未之聞也豈其才果必不如彼耶則何怪士之有所輕重耶前數十年蓋有自是為御史者矣祖宗之世有自是為翰林者矣而近世名臣有若楊文貞有若魏文靖有若年尚書多出其間而謂令之世無其人耶故曰重之實未至也安成劉君錫玉登己酉鄉薦令年會試在乙榜儕輩汲汲求脫君獨不然得河南曾山縣學諭怡然以往是豈為世俗所輕重者耶令朝廷開

再試之科立顯陟之條所謂重之實安知不自今始也而魯山民俗樸茂以君之才賢模範而陶鑄之必有顯蹟視偶得甲科而終無猷為者孰多乎又況有兼得者耶君行矣

送陳宗理知永定序

令之為縣而良者固多進士而工之人亦固異之有善焉旌之擢之有過焉擯霞之曰彼其進士也有善焉以為是固然有過焉從而糾摘之或去之矣曰彼非進士

也進士而重固也有人焉其才進士也其行進士也其名非也若是者其亦重否耶宗理吾友也相知誠深矣其為人吾能言之其經學有師法其臨事開敏潔然不茍者也吾官京師久若吾宗理者乎雖進士蓋鮮也定小邑也其為之殆易易焉耳顧令之當道有知而異之者乎無也或曰定小邑也地絶荒遠椎埋剽敓之奸往往而聚急之則亂緩之則滋蔓顧曰易易焉何也語云雖蠻貊之邦行矣定雖遠固猶中夏哉奚其不可行也

民之為亂工驅之也使刑獄平賦稅節約束明信義立欲為亂乎誰與者反是則齊魯之人獨得保其不為盜也定之連亂也亦其民之不幸也已而不值有司之良君之行吾故為一言以慶定之人自是其有瘳乎又以告閫之當道庶知所部有若人焉非科目所可概而四海之大當復不止吾宗理而已也

送姜太守改任寧波序

姜侯恒頫初守河南工疏曰臣母老矣願乞江浙間一

郡自効且以便臣之私不報會述職至京復上曰臣母老矣願乞近郡以便養時寧波缺守詔以畀之於是朝之士大莫不從上之仁嘉侯之孝侯喜得侍其太夫人寧波喜得賢守而河南之人迺獨惜其去也於是寧波之仕于朝者求予言為贈噫守令之難也頃予還南歷數十郡縣入其疆其六事舉者葢少也獨得三四人焉耳三四人外葢有環數城而不聞善政者何其難也三四人者其政赫然有聞刑獄減賦税集斯已矣其誠心撫

守如古之循吏蓋無有也闔郡之所利一人以為難焉憚而不行者有矣闔郡之所害一人以為難焉憚而不去者有矣故曰如古之循吏蓋無有也又況先王之世所以治之教之者哉姜侯純孝人也廉平豈弟固已飫於河南其知寧波也無亦自是而推之乎使一郡之老者無失其為老也幼者無失其為幼也是所謂循吏也乎是孝之大者矣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請以是贈

鄉試同年會序

出處得失存亡聚散之際君子不能無感乎爾也成化甲午南畿鄉試同上者一百三十五人今年為弘治甲寅官京師者六人焉三人者至自外九人而已何其少也可謂難也已時序清和王事多間鼇則諗於衆曰自唐宋以來有所謂同年交令之世尤重之居相狎也仕相援也今鄉牓非同年歟顧曷為遺之衆曰然始謀為鄉同年會庚辰會午城之西垣六人者為主甲申會王

河之西堤三人者為主契誼參合形蹟俱忘六博投壺浮白相屬和不至褻醉不至亂衆謂是會不可不誌遂分韻為詩而屬予序於乎歲月易邁人事難齊良會不偶予不能無感乎其初而有懷乎其後也遂相與訂盟焉歲一為會而自玆會者始六人者雲間顧惟庸時為大理司務錫山莫曰良駕部員外郎吳江葉文粹中書舍人宜興宗廷威戶部郎中雲間朱汝承工部員外郎鼇右春坊諭德三人者崑山張濟民同知南昌海虞周

民則同知袁州以考績至歙縣洪克毅知交河以御史徵方爲之

王氏家譜序

王於姓最蕃而其出不同（姓苑有姒姓之王姬姓之王又有虜姓之王）自舜後封陳王齊齊滅世號王家此吾王姓之始其後遷於瑯邪望於太原蔓於山陰而家於震澤之洞庭山則自宋南渡徙焉亦莫詳其所始於戲宗法廢天下無昭穆矣其猶有譜牒焉譜牒廢人忘其先矣人忘其先而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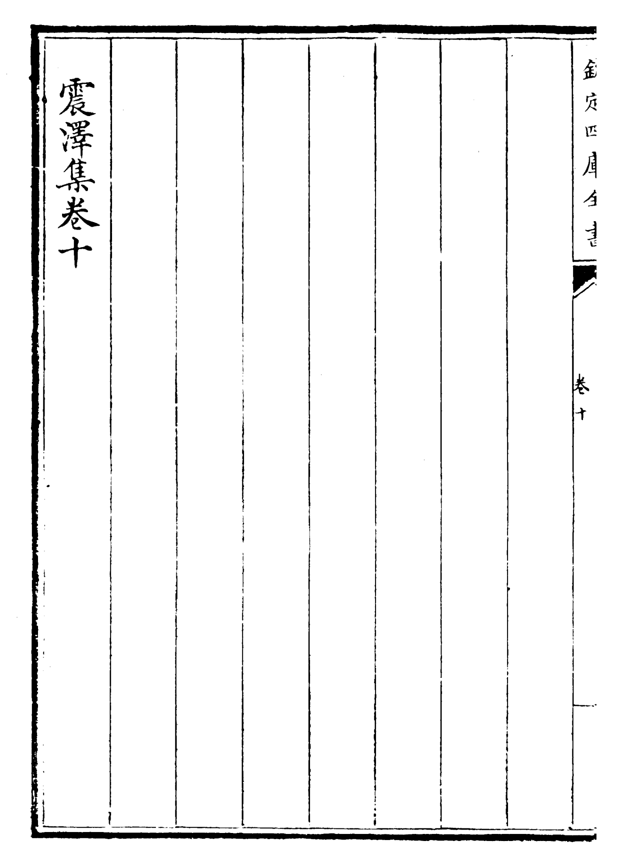
下無孝矣今夫開先受姓其來遠矣世之人有能知其所自者乎今委巷之人三世以前希不懵焉耳夫士也十世以前希不懵焉耳夫為人之子孫而不知其祖為人之祖而不知於其子孫非大不幸耶則譜之作其可緩哉夫譜何為者也物莫不有所始有所分自吾而遡之為考為祖為曾為高以至於無窮其始也始者常患於涸而難稽自吾而推之為期為緦為袒免為無服其分也分者常患於散而無統君子由是而泝之泝之而

上必有本也故尊祖尊祖敬民孝也由是而推之推之而遠必有分也故合族合族敬民睦也譜其為是作乎王自受姓顯者寔多晉宋尤盛不書紀信也始百八尊所出也疏以五支小宗之遺意也於戲王為巨姓自百八以來雖未聞有甚顯焉者而世以忠厚相承山人指為忠厚王家識者謂其後將大也其果然乎吾庶幾見之而忠厚一脉綿綿延延則王氏相傳之心法也要不可泯焉吾子孫其尚世守之

送都水員外郎傅君序

人之才其各有宜也精神祈衡文詞華國則於儒宜𢢍摭度遡會較羸縮則於吏宜夫孔子非儒乎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遂而已矣而周禮一書理財且居其半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義非儒者事乎而誚之不顧也頗有所輕重焉耳然則曷為重重國乎則傷民重民乎則國用不足二者宜之難非儒者其孰能知之水部員外郎傅君曰會將視竹木政於荆門州君為令春

官少宗伯先生弟詩詞之清峻字畫之遒美人皆曰稱其為春官之弟也而使之當商賞筭緡之間然君優為之曰孰非儒者事也而避之所謂輕重嬴縮之間君其知之矣予聞古之君子將有為於天下也則於近者小者焉不敢忽故陳獻侯之相業肇於社肉韓魏公之器度見於筦庫陶士衡之綜理見於竹頭木屑之間君往哉吾將以是覘君矣



震澤集卷十

震澤集卷十一

明　王鏊　撰

序

會試録後序　丙辰

會試録者録會試之程文士之中式洎百執事之姓名登諸天府傳之天下者也國家取士鄉簡其秀儲之學三歲大比則兩畿十三省之士各萃於所司所司者三

試之又簡其秀以上禮部禮部以聞合兩畿十三省前後所貢三試之又簡其秀以獻天子臨軒親策之定其高下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選今日之所甚重焉者也歷代用人有明經賢良孝廉博學宏辭諸科而進士為重至我朝又加重焉館閣之選於是焉取之臺省寺院於是焉取之方岳郡縣於是焉取之不由是者不謂之正途百餘年來名臣碩輔端貞鯁亮聲蹟蔚然昭焯中外者必進士也即非焉十百之一耳其頑頓選耎以欲縱

敗官者必非進士也即有焉亦十百之一耳國家得人於斯為盛士一登是録則進而累為公卿大夫者往往有之可不謂重乎然君子之所重不在於是君子之學其施為本末先後有定見矣其仕也以是措之云耳故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若曰既登進士矣棄所學如弁髦是豈今日取士之意而亦安在其為重也世稱人才必曰虞周虞周尚矣自有科第以來唐以韓愈牓為盛宋以寇準牓得人為多至今傳之以為美談今日所

取其亦有若人者乎夫文章如愈勲業如準可謂盛矣而又進焉豈非主司之所望哉臣承乏試事大懼無以稱塞明詔敬以是為諸士勸是亦臣之所以自礪而未能者也

送長蘆運使宗君序

今之仕秩卑而衆欲為者有之矣科道是也秩高而衆不欲為者有之矣運司是也秩高則曷為其不欲為也財利之塲權勢蟠據動則關格且飛言醜語易為汙衊

積蠹宿尤非一人一日所能掃刷官雖尊而無臨莅之分則令或不行且一居是官雖有善政當道者不復訾省衆之不欲為以是哉君子之所患患不稱乎使吾有不撓之節何懼乎權豪有不磷之操何畏乎汙衊有必為之志何憂乎積弊有安分之心何患乎權之輕官之不遷也不覩之耿清惠乎人以是沮公以是進是不在人乎此近事之效也烏在其不遷哉同年宗君廷威以進士為戶部郎中弘治八年三月出為滄洲長蘆運使

朝之士夫咸以爲不宜唯君其亦有不自得者乎吾故以清惠之事告之雖然是官之重未必不自今始也

丙辰進士同年會序

弘治丙辰進士三百人首陳瀾殿唐欽南省有司所上之次也首朱希周殿童品臚傳恩榮之次也首童品殿王朝卿諸同年私會朝天宫以齒坐列之次也是科廷試以三月十五日既而傳臚錫宴釋奠咸如故事禮成洛陽劉東諗於衆曰前此得失不可知後此聚散不可

期盍及此以訂同年之交乎擇地得朝天宫之齋堂庭宇靚深諏日得四月之甲子天日清美禮儀夙戒恵然來集坐以東為上西向坐者若干人南北向者若干人離坐有罸喧譁有罸教坊奏樂少者以次行酒雍雍秩秩日暮乃退僉謂茲會之不可常也列名鋟梓將使世講之予謂同年之會自唐以來則有之劉禹錫之言曰古人以偕受學為同門友今人以偕升名為同年友禮重始進以四海九州之人而筮仕同則終身為同是故

同朝則加親同事則加密進則相援退則相拯宴會則相徵召得人焉一牓為之榮非人焉一牓為之耻自前世則然而未有非之者也然予聞之易曰同人於野亨又曰同人於宗吝則古人所謂同者其亦可知已諸君自是有服在官在内則同心匡輔在外則同心宣力在上則同心汲引在下則同心劘切不幸有事則同心以報國他日有得斯録者將曰是科得人之盛如此是科主司之明如此是科同年不為茍同如此其不偉哉不

然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宴集相召也亦非所謂同矣予於諸君有一日之舊故以是告

送王都憲序

方今海㝢又安然惟西北二邊時有犬吠之警昔人論匈奴不過漢一大縣夫以天下舉一縣勢若甚易而緦緦然猶未得高枕者非以吾邊備有未修乎邊備未修者三無財也無兵也無將也此世之所共患也而愚以為皆有之無足患者天水隴西其民驍鷙材武以恩結之

使自衛其室家墳墓則人樂於效用較之客兵勇怯百倍則兵未嘗無也洮河蘭鄯皆故漢郡所謂湟中浩亹土地肥美且耕且戰穫一鍾可省餽餉十鍾之費則財未嘗無也行伍之中或知勇過人累立戰功者不次用之行間之呂蒙胯下之韓信何世無之則將未嘗無也三者皆有之而不得用則有由矣權分於將多患生於掣肘兵固在也或從而朘削之則誰肯戰田固在也或從而牟斂之則誰肯耕將固在也或從而顛倒之才者

不用用者不必才功者不賞賞者不必功罪者不罰罰者不必罪則誰肯效死行邊大臣亦或慨然思欲整齊之而謗議且紛然以起前懲後戒莫之敢發於是視卒之困不能卹視田野之蕪不能闢視才之可用不能舉而不才者不能去也盖其弊生於因成於積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非得文武長才剛毅不屈風采可畏愛者為之則其弊固未易猝改乎弘治九年同年王君邦鎮自大理少卿擢都察院副都御史廵撫延綏若君豈吾

所謂不屈而可畏愛者乎他日沿邊利害以次罷行隱然為西北邊長城者非吾邦鎮也夫

贈王升之序

升之年十五舉鄉試高等以南昌張學士書贄見於予儼然立庭下朗潤淵穆予望而異之扣其學出經入傳庋詞隱義横縱莫難為文下筆立就芒彩爛然然不出所謂舉業予廼開之以新義惶然若驚皤然若悔超然若悟故聞宿習火熾雪融疾契妙領刃迎頽脫年十九

遂登進士第上疏乞歸娶於鄉京師士大夫多作詩夸道之蓋今世之所榮者進士而人情所樂者新婚風詠東山雅歌韓奕桃夭束薪屢形歌詠世比之大小登科焉然而每患其難兼也升之獨兼得之可謂難矣然升之嘗學聖賢之道世人之所夸予不為升之足也然則升之其亦求吾儒之所謂榮吾道之所謂樂可也予於升之有一日之長故以是贈

贈少傅徐公序

弘治十年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徐公以年至乞致仕上曰朕方倚卿有為豈可言去寒
暑風雨其免朝且召至文華殿有玉帶緋袍之賜於是
中外皆知公有勇退急流之節皇上有體貌元老之誠
君臣之間可謂兩得之也初公自吏部侍郎入内閣筦
機務彌縫輔相十年間海内晏然近年災異或見旋復
消滅北人雖或跳梁旋自遁去百揆時敘天人和同則
公之相業其亦可知已國家有天下百三十年名臣稱

三楊至公始克纘其美文貞之文文敏之識文定之操於公未知所先後而休休之量獨邁前人言不必出於已也惟其是用人不必其所知也惟其才且賢見人一藝汲汲然引用之不自知其賢也其好賢樂善不知古大臣何如耳立朝四十餘年不矜不撓人薰然望其容飲其和而莫測其量之所至所謂泰山喬嶽不見運動養天下和平之福培殖國家之元氣其功豈小哉七月庚申寔維初度凡門下士咸賦詩為壽予謂天將昌人

國家必錫之耆艾之臣書曰天壽平格詩曰壽胥與試在唐有若李靖郭子儀裴度在宋有若富弼文彦博皆歴相累朝人視其去就為天下重輕若公非所謂其人乎天將培國家億萬年丕丕之基則公之壽其未艾也

送洗馬梁君使交南序

昔在宣宗始命安南自為國而安南奉正朔益虔間歲則貢繼世則請國家威德及海内外自女直吐蕃于闐占城渤泥暹羅爪哇三佛齊満剌加蘇門答剌蘇祿彭

亨古里之屬莫不歲時入貢而朝鮮安南獨近且親號文而有禮故朝廷禮數視他國獨優弘治十一年安南遣陪臣來請封於是司經局洗馬梁君叔厚進兼翰林院侍講持節往賜之冊君以學行簡侍經筵又侍皇太子於文華講讀史館纂述會典皆輟以行弘治初董庶子尚矩使朝鮮劉侍讀景元使安南庶子嘗為予言入其疆王則衮冕出迎道左陪臣鵠立老稚填巷溢衢爇香陳樂設百戲于道階轉軒縣嵩呼拜舞及燕門廡殿

庭皆被地衣諸臣以次上食王輙離席為敬景元之言亦然其諸所謂有禮者乎昔天王使單襄公聘宋過陳候不在疆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君子是以知陳之不終若二國乎世為外臣以藩屏國家于無窮也其亦宜矣君之行門下士相率來求予言書此為贈

贈陳希承序

所謂經與權者豈唯吾儒用之唯醫亦然儒而不知權則胡以濟事變醫而不知權則胡以收奇功希承為太

醫院判公尚之仲子妙得家學之傳弘治十一年夏京師痘疾盛行予徐氏甥甫周歲熱不二日而見苗衆謂難治希承數視之愈既而得泄衆謂痘後泄不可為也希承視之加數焉復愈家人失調泄復大作日夜數十行衆醫愕眙曰無可為者希承曰事急矣藥非附子不可一投少間再投旋止睞之又加數焉遂愈今世之所謂醫者率祖李明之氏朱彥脩氏其處劑率不出參朮之類所謂醫之王道也信知本者也然病出於變非參

术輩所能效者則藥亦不得不變而或者不知變則坐以待亡變而失之毫釐則反以促焉者多矣是其敢輕用乎非見之的用之有法其能自信乎故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藥而能權可謂妙矣明之彦脩未甞廢權也世醫師其常不師其變非用權之難乎况用之小兒哉其又難也今夫用人者必曰老成非為其經歷多聞見博思慮審乎希承年甫三十而出奇制變有老成所不敢而試之必效事果在於年哉信其得於家學者深矣抑

有不傳之妙者乎予方患世醫膠固襲常以失病機特為著之以傳而因以告夫醫國者

贈徐子容序

兩洞庭山並峙太湖中諺稱東貴而西富葢自國初迄今高科顯仕皆東之出西無聞焉西之人未甞不學也非無才且秀也於是人皆曰其地則為之倡一和萬以為是固無疑者父兄以是絕其子弟不復使學子弟以是絕其身不復學有徐氏以同者山之世家獨不然其

子縉依予學者五年矣其質秀而文可與進者也始予開以讀書之法而惶然繼予授以修詞之法而悚然而豁然而沛然縉非昔日之縉矣戊午順天解試名在高等人皆曰西山之天荒至是破矣夫昔之荒矣果天乎人耶今之破也果天乎人耶事難在先蜀之陋也相如先之閩之陋也歐陽詹先之遂各以文顯兩洞庭並峙競秀西特寛衍有山泉禽魚之樂橘苞竹箭之饒金庭玉柱為東南福地扶輿蜿蟺閟於古始發於今其發也

必大獨一第也乎哉其亦自一第者始也天下有大荒焉非科第之謂也其不穫久矣漢有仲舒焉始一破唐有退之焉始一破宋有濂溪諸公焉又一破餘未之覩也子有意乎升堂拜親北轅言邁無或遲遲而來也

送劉祭酒之南京序

予取友於翰林得二人焉其一人曰故諭德劉先生景元其爲人也剛介峻整人有善能揚之有不善能斥之其自守也潔然不可以非義犯者也其一人曰今南京

祭酒劉先生道亨其為人也剛正博大人有善能取之有不善能規之其自守也潔然不可以非義犯者也二人者其設心制行人知之予知之特深富貴在前一言之詘可以取二人者寧不取也貧賤在後一言之詘可以免二人者寧不免也二人者其地同其官同其性行又同故時稱兩劉先生予於是得而友之儼乎其若有畏也藹乎其若有得也其為益蓋多矣昔江右號多人才其節操有若錢文肅公有若劉文介公有若李文毅

公二人者其猶有前輩之風乎雖當道者亦云然終不用也故景元止一諭德而先生有南雝之行雖然天之生斯民必使治之教之治之者宰相也教之者祭酒也其亦尊矣孟子所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其亦足樂乎若是南北奚擇焉先生之行工部侍郎彭公請予言為贈若先生者雖無請焉予固將與之況重以工部之請乎固不得而黙也

送修撰劉君歸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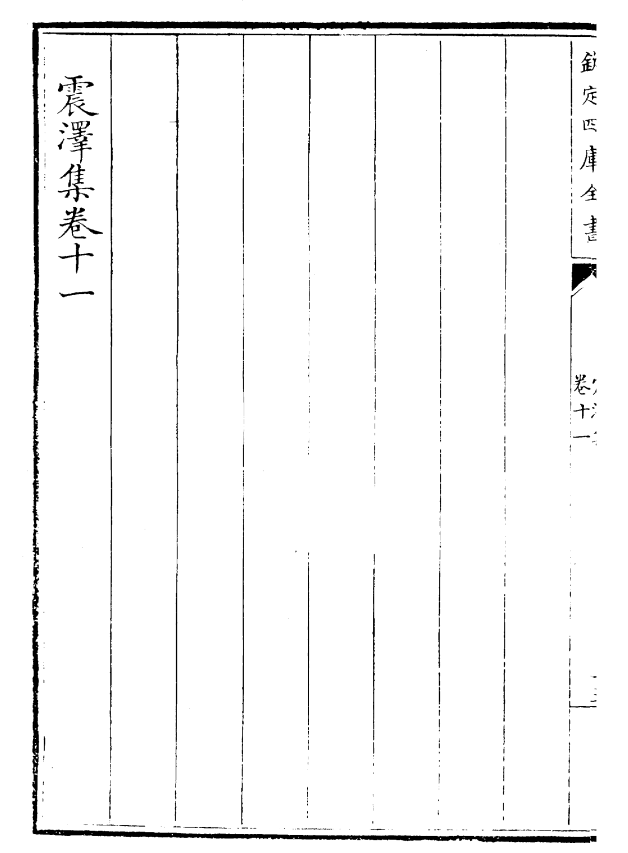
國家簡文學之士聚之翰林朝之百職小大承序日不暇給而翰林獨若無事焉百職者掄材計考或不次拔居通顯而翰林獨漠然其若不任也固將有大者遠者焉其以任之也將任以大者焉而安得不優之以閒將任以遠焉者而安得不須之以久故士居其閒無羨乎其要安其久無羨乎其速其殆有所養也養之者非曰養其尊重焉耳又非曰修其詞藻焉耳養其器充然其有容也養其操潔然其不緇也養其識粹然其足以辨

也三者君子之所以養也一旦而授之大者遠者焉則無不任也是國家之意也劉君仁仲少發解四川第一廷試為天下第二授翰林編修進修撰旋侍經筵歲之初吉歸省於蜀蜀之同官於朝者乞予言為贈君子所知文學之邃德器之醇而退然其若不足也其有所養者也所謂遠者大者而授之焉其有日矣將無不勝也予固無能者行以告焉庶偕進是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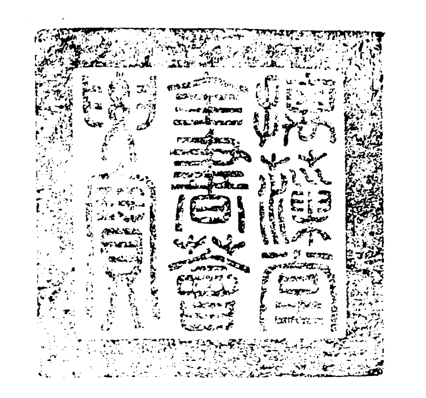
送福建按察副使劉君序

國家學校之設徧天下且百三十年而人才風俗未能復古豈學校之設固無益於世耶抑有教之具教之實未盡如古耶無亦董學政者未盡得人耶甚哉其職之難居也是故非才識之老成則莫宜非文學之深醇則莫宜非踐履之方正則莫宜弘治戊午劉君文煥自監察御史擢福建按察副使董學政文煥家學邃於春秋以進士入翰林讀中秘書爲御史出按滇南暨吳中不事苛察而嚴時號得體夫今日之任有憲體焉則猶御

史也有學政焉則猶翰林也文煥前於二者既優為之於今其有弗宜乎然吾聞閩之地闢自漢至唐有常衮者倡之則文章始盛宋有楊時者倡之則道學始盛然則事不在於倡乎予不知今之閩其尚猶昔耶抑有異於昔者乎亦在君倡之而已則國家學校之設將必獲效於此矣



震澤集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楊邦彦
謄録監生臣蕭肇鶴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震澤集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二十八　集部

震澤集卷十二

明　王鏊　撰

贈御史王君序

中外之官最榮且近者莫如御史而職之難稱亦莫如御史其於今盖尤難也夫内焉有獻納之責將必匡之不然則隨外焉有按行之典將必糾之不然則隳而事

有不能盡如吾意者吾又安敢泛然以責人乎是其為難也久矣有人焉不期利鈍成敗奮然自信快於一舉中外屬目駭聽是果有益於國家乎有益於生民乎則信美矣信高矣不然則亦激而已矣激非道之中也無隨也無隳也無激也是其為難也久矣王君和初以進士知館陶金壇及為御史出巡雪冤起滯弼違達隱中外稱之及持憲於廷尤號明慎知大體無隨也無隳也無激也其斯以為稱乎充君之志積而上之其至於高

爵也無難矣無隨也無隳也無激也其勿渝今日之所守乎

送翁希曾知浮梁序

浮梁於江西為大縣縣大夫職親民境内張弛行罷皆得專之凡進士作縣上官殊禮示優政成名入為御史達官往往有之若是焉其猶不能無介然者予請為君說之夫縣之難為非直今之世也今之世為甚此固未易言也獨今世所重者進士自二甲外銓部隨闕注選

二甲內主事外州牧三甲內評事行人博士外縣令皆擽一時名氏後先爲差而給事御史則簡抜用之其簡抜非必盡以行義文學知識也獨察之額言之間其所謂先後亦無大異今日之所謂先則前日所謂後也今日之所謂後則他日所謂先也近例出使還者又以名氏旁近爲定旁近內焉則內外焉則外內焉者號爲京職秩崇務簡循月日可坐至方面其州若縣雖政績卓然異等然且必五六年七八年然後及手其初授矣其

政聲不甚著聞者不得預著聞而不善事上官者不得預所謂京職者或蒞其境州若縣則郊迎庭叅虔若弟子之事師甚者又從而刻轢之屈辱之其初葢皆進士也其亦何能無介然者耶噫瀴固然耶奚久而不更也然吾聞官無尊卑得行其學而無愧焉為達今世仕而達不得行其志者多矣乃若得一縣焉為之仆者植亂者理蒙者化鰥寡廢疾者有養獨得無愧乎其職也所學亦無負矣是達也奚挈挈於内外之間耶

贈伍方伯序

方今天下所最急者安在哉當宁之所旁求大臣之所論薦罔不在于人才然欲治兵則患無人欲理財則患無人欲美教化興禮樂則患無人甚者咨嗟嘆息以為天若不生才於今之世而予以為有之矣顧獨未得用之也自古衰亂之世四分五裂之國猶未嘗乏才今天下全盛列聖涵養百二十年故予以為有之矣夫有之而不知與無同也知之而不用與無同也用之而不當

其分不盡其才與無同也當今之所謂無者無乃是之謂乎予於廣西方伯伍公之事益知天下之才有遺焉固亦多矣公初以進士自刑部副郎至廣西布政使方在刑部一時疑獄皆歸焉凡經公手訊鞫者自以不冤其在廣東事有不能處者必公處則無遺憾盜賊解散妖怪滅熄學校橋梁倉庾百廢具新而民不以為勞若此可不謂才乎在內內治在外外治非才能之乎然在內則以一眚出在外又復遂其恬退而放于林下蓋十

有五年矣以公推之天下無乃復有若此者乎方治明堂總章楩楠豫章磥砢之材横弃道路顧而曰才難才難其信然乎吾不能無感於是也公之子朝信出守寧波便道過家故予具書之俾持歸為壽而併識所感以為當路者諗焉

孫可之集序

凡為文必有瀏揚子云斲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況文乎哉近世文章家要以昌黎公為聖其法所從

授蓋未有知其所始者意其自得之於經而得之鄒孟氏尤深同時自栁州外鮮克知者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可之故可之每自詫得吏部為文真訣可之卒其法中絶其後歐蘇崛起百年之後各以所長振動一世其天才卓絶顧於是有若未暇數數然者而亦多脗合焉其時臨川荆公得之獨深考其儲思注詞無一弗合顧視韓差狹耳而後之為文者隨其成心無所師承予竊病之少讀唐文粹得持正可

之文則往返三復惜不得其全觀之後獲内閣秘本手録以歸自謂古人立言之旨始有絲髪之見且欲痛刻舊習湔濯新思而齒髪向衰才思凋落欲進復卻不能追古作者以足平生之志讀二子書未嘗不撫卷太息喜其逢而惜其晚也遂梓刻以傳庶昌黎公不傳之秘或有因是而得者

古单方序

予讀大觀本草見漢晉以來神醫名方往往具在間取

試之應手而驗乃知藥忌羣隊信单方之為神也而世不及見窮鄉下邑獨以海上方為良不知古方固猶在乎而散見襍出倉卒之際未易討尋予在翰林日多暇手自抄寫為一編對病檢方較若畫一不敢自秘因梓刻以傳於乎羣隊之忌非獨醫藥也用人用兵盖莫不然有能得是方而治之其可已少瘳乎

壮節録後序

弘治庚申四月詔作廟於香山之陽以祀故崇安侯譚

公公諱淵滁人也從太宗文皇帝靖難先登陷陣勇冠諸將夾河大戰馳敵師死之太宗即位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禄大夫柱國追封崇安侯謚壯節其葬在都城西五十里香山之原百有餘年矣級夷垣陊饗祀不岩至是始命有司歲以春秋具少牢享詞曰順天府某官某欽奉朝命致祭其嚴如是其孫今少傅兼太子太傅新寧伯祐祗承恩命增蒔松栢立碑表又得縉紳大夫歌詩若干篇鋟梓以示其後屬予序予嘗

讀國史見公之從克祁縣也與壯士伏水中伺敵師過即起摭橋遂擒其將楊某潘某又與長興侯耿炳文戰於真定敗之又敗曹國公李景隆之師於鄭村壩連破其營又戰於白溝河敗都指揮平安之師又累與景隆戰屢敗之功亦偉矣夾河之戰死亦壯矣當太宗之起佐命皆一時之儁有若榮國張公金鄉侯王公及公尤所謂傑然者而榮國死東昌金鄉死淝河三人者其功同其死節又同及洪熙初二人皆加封進謚配享太廟

而公不預焉蓋有司之失也至今以為缺典書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公之功如是其死節又卓卓如是固宜預於是而不及此議者所以追悼而太息焉者也漢白馬之盟淮陰不預雲臺之像新息見遺公亦何恨焉然去之百年乃能特軫宸衷廟貌聿新禋祀有加公之功雖少抑於前而亦大伸於今日矣公其可以無憾唯公後人世服忠義立膺公以報國家吾見封爵之傳將永永無極亦安知不復有進於是者乎

贈知六安州馬大夫序

上之十五年以鈞陽馬公為吏部尚書其子淇㫖知六安州即上䟽乞致仕以去於是朝之士皆曰若冢宰可謂公矣不私於其子大夫可謂恬退矣不以私望其親人或曰公為國家元老以天下之重為已任而進退人才冢宰職也蓋自卿大夫下至委吏乘田有非人焉冢宰恥之果才且賢乎進之進之雖其仇可也親可也果非才且賢乎擯之擯之雖其仇可也親可也蓋唯知報

國焉耳而毀譽得失有不知得人焉爾而遠邇親踈有不問是大臣之義也大夫之治行何如哉舉子之事古有之矣謝安舉其姪玄曹彬舉其子瑋此非所謂公無私者乎公獨咼為遺之雖然公之志吾能言之公遭際聖明位冢宰日思董正百工而士風未盡淳其寡廉鮮恥心奔競以求進者未盡無也唯思得廉靖恬退之人以率之率之之道當自身始而不得去則所以率之唯當自子始庶四方之士聞之有難進易退之人士風或少

變乎此公之志而大夫善承之也予曰從公後知公之意為淚故以為大夫贈且以告夫有位者

送南京吏部尚書林先生序

三山林先生初在翰林鳌猶及與之同事及為國子祭酒又與之同在經筵今自吏侍擢冢宰之南京鳌實繼踐其任鳌自視於先生無能為役何幸事與之同而今兹南北乖隔又何不幸不得終與之同也國家兩京諸司並建勢均體敵又安有輕重而地則有遠近是故才

者宜近賢者宜近老成者宜近世非無才也才者恒放而少檢故才難非無賢也賢者多泥而於事情濶焉故賢難老成者有之矣熟於世故閑於事體或持重而觀望故老成難況三者兼焉可多得乎得之可不重耶先生立朝三十餘年平居言動抑畏若無能焉臨大事勇不可回其豈有所縱者乎其豈有所泥而觀望者乎今諸賢在朝若先生者宜在左右而聽其遠去何也予不能無望焉詩云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韓子云無疾其

驅天子有詔

式齋稿序

始吾蘇之官于京者最名多文學之士其在崑山則有若翰林修撰張君亨父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陸君鼎彞浙江左叅政陸君文量三人皆能文而尤工於詩亨父頗以才自喜其詩翩翩如濁世佳公子奇氣溢出最為時所膾炙鼎彞志尤高不肯苟出出必奇奥簡古讀之或不能句商盤周鼎識者賞之而世好之差少文量不

為險峻奇怪意盡則止如行雲流水自中法律亨父愳彛皆官翰林文量獨官兵部頗以政妨世知之益少而三人最號相得杯酒倡酬無集不偕意氣所至不知古人何如耳久之亨父卒愳彛以病告歸亦卒文量出忝澢藩羅讒口歸林下挾所有不一試又遭屈抑以去意不能無少望疽發背亦卒嗟乎予未耄老三人者乃及見其盛衰顧其著述有終不可湮沒而愳彛之集不少概見亨父有滄洲集十不及二三己未春予乞告歸省舟

且發文量之子仲裒其父之遺稿為六衮作書且萬言
貽予予閲之則平生倡和之作咸在又得其文讀之多
予所未見者敷腴㒺達如其詩而奏議尤有經世之志
焉亦其所以見嫉於時者乃知前謂君特工於詩亦未
為知君者也予與君交且二十年于其文猶未盡知又
況淡於文者乎予方悲君之不幸遽喜仲之能子也於
父之書無少散佚故序仲早占應天鄉試篤志古學人
謂陸氏有子於乎君可以少慰矣

上海志序

盧龍郭君經為上海之三年百廢具興而誌書獨缺久之曰唐進士絅邑人也而文盍屬諸絅乃為稽故籍詢遺老搜隱摭遐彰善黜衺彙次得八卷予嘉郭君之知所先也唐君之善志也推其意序之今天下大郡稱蘇松松之屬邑二曰華亭曰上海上海故華亭之東維耳至元割為縣土壤始分非獨人之為也天之分野地之形勢民之習俗亦若有殊焉况其沿革有可言者不可

不誌也故首之以疆域疆域之中其大者有二峙為山流為川松之勝有九峯三泖而在上海山則有若薛福川有若青龍黃浦而大海在其東斯觀之大者也故次之以山川有土斯有貢松一郡耳歲賦京師至三十萬其在上海至十六萬有竒重以土產之饒海錯之異木綿文綾衣被天下可謂富矣故次之以田賦事有若緩而急者祭祀是也祠廟壇壝載在祀典或祀典不及有其舉之亦不廢也故次之以祠祀若夫學校以造士也公

署以聽斷也津梁堰埭以通利樓臺亭榭以觀遊也亦不可廢故次之以建設又次之以古蹟設官分職所以為民官上海者自元迄今其政往往有可書而亦不能盡書其不書者非故遺之也亦勸戒存焉故次之以官守國無小有人焉則重上海僻在海隅而名獨聞非財賦之謂也賢才輩輿實華斯邑故以人品終焉

小學集註大全序

小學集註大全凡十卷集觧作於海虞吳公訥正誤作

於吳郡陳公祚增註作於天台陳公選盖古小學之教後世不及睹矣而其書復亡子朱子采摭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及諸子史類輯為書授童蒙讀之庶存小學之教而其間多先秦之文其詞古其義深且與學者讀之至不能句况鄉村學究乎盖往往病焉吳公字詁章釋初學甚有賴而其間亦或不能無誤且亦有未備者故又不能無待於兩陳必合三君子之作而後小學之義明且備若子朱子可謂有功於後學三君子可謂有

功於朱子也訥字敏德少上書代父罪力學尚義名聞
江東仁廟監國命教功臣子弟仕至南京左副都御史
時稱敬慎廉直有前賢之風祚字永錫初以河南叅議
言事謫均州起為監察御史言益激切繫詔獄五年乃
出出復論藩府不法械至京幾死其剛直之氣百挫不
折近古之遺直仕至福建僉事選字士賢以御史抗疏
言事直聲動中外董南畿學政以身為教動則古人仕
至廣東布政使為奸臣誣去若三君子可謂無負於小

學矣不獨其言也故著之使初學者知所嚮往

姑蘇志序

姑蘇志六十卷紀載郡之封域山川戶口物產人才風俗以至城池廨宇井邑先賢之遺迹下至佛老之廬皆次焉姑蘇東南大郡其風土亦已畧見於禹貢周職方爾雅諸書其後如子貢之越絕趙曄之春秋張勃陸廣微之記錄羅處約朱文長之圖經龔明之輩紀聞紀事則備矣彙而成書則有范成大盧熊二志由今而觀范

志峻而整盧志詳而贍而其間亦不能無得失焉者況
國家百三十年人物文章制度因革損益尚皆缺焉識
者病之成化間番陽丘侯霽守蘇有志修述時則有若
劉叅政昌李中舍應禎陳訓導頎各應聘修纂會丘罷
去遂已弘治中河南史侯簡曹侯鳳又皆繼為之時則
有若張僉事習都進士穆而裁決於吴文定公寛久之
二侯相繼去文定不禄書竟不就然文定之惓惓是書
也雖病在告未嘗釋手淡墨細書積滿箱案廣東林侯

世遠之守蘇也宿獘盡剗文事聿興一日抱文定遺藁屬予曰敢以溷子予謝非其人侯曰文定之志不可以不就也予不得辭侯乃延聘文學得同志者七人相與討論蒐輯合盧范二志叅以諸家稗以近事閱八月而成發凡舉例一依文定之舊蒐亡闡隱芟緐訂謬則諸君子之功居多予何能焉其亦會其要校其成者也獨念是志之續歷三十餘年更六七郡守而卒成于侯予乃適值其時獲玷名其間惜予學殖荒落於吳事尤多

慒焉又以趍名事嚴不及磨礪佔畢以足私心之所志以副林侯之望此予之所自愧而嗟也續而正之能無望於后之君子乎姑蘇山名在城西南昔以名郡故今以名其志

送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公致仕序

上之元年兵部尚書華容劉公以年至乞致仕鏊言於公曰公於禮可以去於義未可以去君臣不相接久矣先帝晚年益明習國家事屢御便殿延訪大臣而尤喜

見公一時所言天下傳以為盛事葢近世君臣所未見令龍馭上賓意在天之神猶不能無惓惓於公也而可去乎今上春秋鼎盛亦唯三四老成耆艾置在左右况今事勢未能無可憂天之災異未盡滅息民之凋瘵未盡甦惰兵驕將未盡蒐練邊鄙未盡妥府庫未盡充此皆公受知先帝而當報之今上者也而可去乎惟上亦重之賢憫勞以煩加太子太保家居不絶其禄覬公所以自處上之所以處公何其盛也而自朝著以至閭巷咸

齎咨嘆息以為不當聽其去區區之愚亦不能不重為天下惜也公行有日公卿大夫傾朝出餞於是相與賦詩為别所以嘆其賢侈其逢惜其去而不能不望其復來也詩凡若干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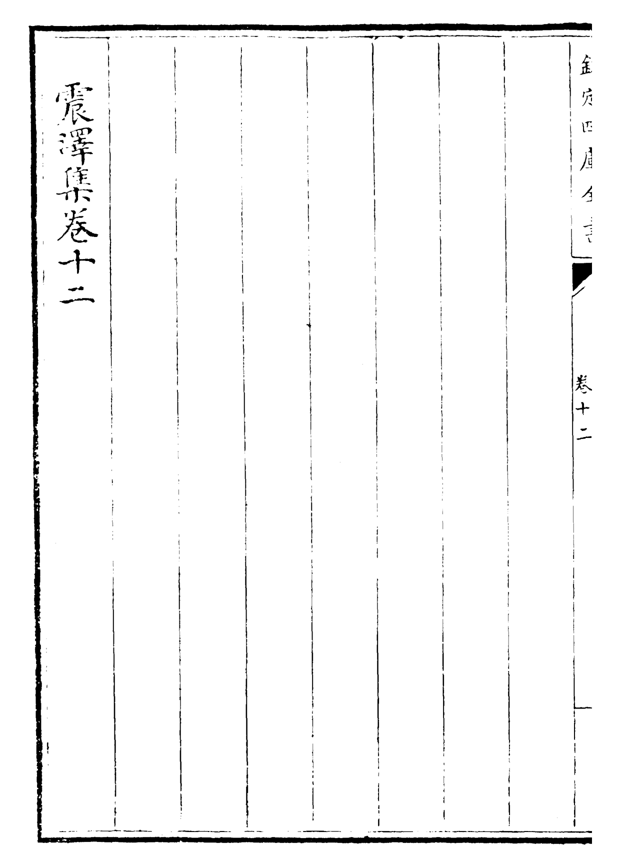
會試録序 戊辰

正德戊辰二月會試天下士於時知貢舉則禮部尚書臣機侍郎臣濼考試則大學士臣鏊學士臣儲同考試則修撰臣海編修臣一鵬臣俊臣仁和臣時臣霄臣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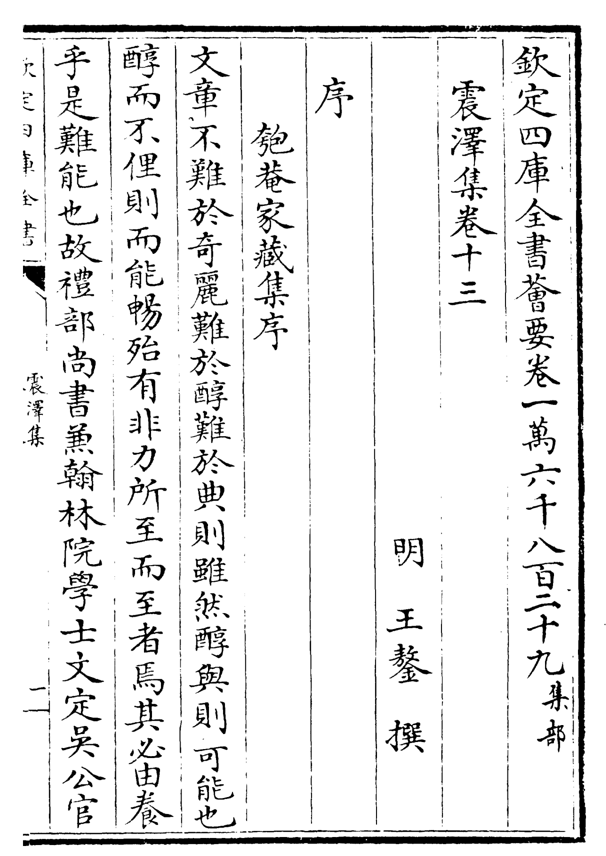
臣銑臣若水都給事中臣承裕給事中臣瀚署郎中事員外郎臣庭梛主事臣子熈臣中道監試則御史臣鎰臣玉天下士抱藝就試者三千八百八十餘人三試之遵制詔預選者凡三百五十人刻其文之粹者以傳凡二十篇名之曰會試録臣鏊謹序其首曰惟天生民不能自治故立之君君者所以代天為治君有萬國不能獨理故任之臣臣者所以代君分治而皆以為民也國朝取士率三歳一舉非曰遵行故事焉耳固必望得真

才焉授之職以敎寧乎斯民士之日夜淬礪學成求試
非曰苟慕榮禄焉耳固亦望及盛時焉抒所學以康濟
乎斯世是士之志也有志焉而不獲伸葢多有之皇上
出震當陽聿新庶政玆唯龍飛取士之始諸士乃幸於
是見録且將服在庶僚平日所學不於是而施之乎則
失時矣故於今日以事君之道為諸士告葢事君之道
先其實而後其名怯於利而勇於義所謂先其實者位
有崇卑居之必求無忝乎其職事有難易行之必求無

負乎其心所謂後其名者時然後言言取其當而已矣非務以為奇當官而行行取其方而已矣非茍以為異所謂怯於利者所當得歟則寡取之無以盈溢踰其分非當得歟則峻絶之無以闇昧傷其潔所謂勇於義者見義惟允立志斯定勿以毀譽得失夷險二其心渝其操是事君之道也古之碩輔名賢厥所樹立罔不由是諸士平日之所學將非是之務乎鼇不佞擭預掄材之任科之得人與否預有功罪焉故以是告



震澤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二十九 集部

震澤集卷十三

明 王鏊 撰

序

匏菴家藏集序

文章不難於奇麗難於醇難於典則雖然醇與則可能也醇而不俚則而能暢殆有非力所至而至者焉其必由養乎是難能也故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文定吴公官

禁近前後三十餘年文章傳播中外公既卒其子中書舍人奭刻其所謂家藏集者授予請序予嘗竊評公之文矣擺脫尖新力追古作豐之千言不見其有餘約之數語不見其不足為詩興寄閒遠不為浮豔之語用事精切不見斧鑿之痕自謂得公之深也茲復何言乎獨念公生頗好蘇學其於長公每若數數然者及其自著乃獨異焉紆餘有歐之態老成有韓之格信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所養可知已明興作者代起獨楊文

貞公為第一為其醇且則也公之文視文貞吾未知所先後使獲當路於時其功業豈少哉議者至今惜焉而公所以自託於不朽者固自有在又何待於彼者與予獲從公久每以道義相劘切其於序有不得辭公所著自當信今傳後云家藏者謙也詩諸體凡三十卷序記碑銘雜著四十卷

贈南京兵部尚書林公復官序

昔之識者常以一人之進退占天下之治忽方逆瑾柄

朝濁亂海内泉山公以直道不容去及逆瑾伏法公道大明泉山公以論薦復舊銜然則公之進退非可以占吾道之隆替乎公子利瞻來守吳郡郡之士夫皆作歌詩為公賀予以為公今日之進固可賀不若前日之退可賀尤大何也方瑾勢𡧓士之頑頓無恥者或望塵乞哀或媚竈祈進或脂韋其間以求容甚者藉其勢以中傷善類揚揚自以為得也不三四年則誅則殛則流則削向之赫奕者今皆安在而公之官則已復矣然則貪

榮嗜進者將以何為而作姦害正者亦復何益公獨先事去之瑾不得而榮辱也故曰可賀尤大夫君子之自守一於義一於義進亦榮退亦榮退而榮者何也中無所媿焉耳小人則不然進亦辱退亦辱進而辱者何也中有所媿焉耳公於進退之間色無愠喜而吳人必欲一賀者賀吾道之泰也予與公同在翰林有同官之雅在吏部有交承之分于今郡公又有邦人之義又安能無言耶

蘇郡學志序

國家學校之設徧於海隅而蘇學獨名天下於是吾友蔡君惟中始為之誌惟中之言曰蘇學剏自宋景祐魏國文正范公割地為之而安定胡先生實為之師今去二公五百餘年高風遺烈猶一日也且其地故為吳越廣陵王元璙之南園特幽且勝由今觀之大成之殿明倫之堂尊經之閣高壯巨麗固已雄視他郡其間方池旋浸突阜錯峙幽亭曲榭穹碑古刻原隰鱗次松檜森

鬱又他郡所無也況自宋以來科第往往取先天下名臣碩輔亦多發蹟于斯則其盛豈獨地哉夫物盛則必傳盛而不傳蓋有之矣則以無紀籍故也昔四代之學見于戴紀魯之泮水詠於詩蜀之學官紀於史今吾學之盛於四代雖未敢望於魯於蜀豈遽出其下哉而紀籍獸闕昂誠不佞少遊於茲窮搜細勘得其顛末彚為四卷間以示予予蓋與君同游于學者也嘉其志之勤且郡之文獻有足徵者故為序諸首惟繼是而司教有

若安定者人才之出有若文正者吾且老矣尚當嗣君書之

重刋左傳詳節序

春秋左傳詳節三十五卷宋曾齋朱申周翰注釋今董南畿學政黄侍御希武翻刻以示後學者也侍御以近世學者莫不為文而未知文之有法故刻示之予叙之曰文非道之所貴也而聖賢有不廢故冉牛閔子顔淵善言德行子夏子游以文學名孔子亦曰言之無文行

而不遠而善鄭國之為詞命也則文豈可少哉學者不為文則已如為文而無法法而不取諸古殆未可也左氏疏春秋於聖人之旨未盡得也而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伐會盟朝聘宴饗名卿大夫往來詞命則具焉其文蓋爛然矣於時若臧僖伯哀伯晏子子產叔向叔孫豹之流尤所謂能言而可法者下是雖疆場之臣亦善言焉有若展喜呂飴甥甯媚人觧揚奮揚蹶由方伎之賤亦善言焉有若史蘇梓慎裨竈蔡墨醫和緩祝

鮀師曠夷裔之遠亦善言焉有若郟子支駒季札胥子沈無戍遂啟疆閭門之懿亦善言焉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向之母於戲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詞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鍊而不煩繩削有若剩焉而非贅也若遺焉而非欠也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之而為史者尤多法焉嘗竊論之遷得其奇固得其雅韓得其富歐得其婉而皆赫然名于後世則左氏之於文可知也已而世每病其誣蓋神怪妖祥夢卜讖兆

誠有類於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及又安知其果盡無也然予以獲麟而後文頗不類若非左氏之筆焉豈後人續之邪未可知也若是者今多從削葢幾于醇且粹矣學者因是而求之為文之法盡在是矣若夫究聖人筆削之㫖以寓一王之法自當求其全以進於經

瓜涇集序

瓜涇集者集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洲徐公

之文也公與予同年進士而齒先於予時同年三百人予獨善公且相約為古文詞志甚銳務追古作者為徒相與劘切倡和往來然公詞出予每詘焉自以為弗及也未幾公以水部分司山東之寧陽地僻務簡益肆力於學及官武選時吳文定公在翰林吳中名士皆集倡和益富而公出補外藩于浙于嶺南于湖襄最後以御史中丞巡撫齊魯所至不猒以政事稱而尤以文學著聞蓋著述滋富矣然予自是與公濶焉久不聞問弘治

末公上䟽謝政事予亦旋自内閣告歸迺復聚首吳中追思往時之會蓋三十餘年矣當時社友幾其存者其存而復會於茲獨公與予也亦且老矣寧復往時意氣之感然公遇事感觸必有作作必以示予顧予學殖荒落不能復一一追和與之上下其議論也而以為恨近世士爭治文詞以干科第既得第則遂棄去如弁髦蓋以時之進退升絀不在是焉耳公雖老矣而好學不倦彌篤其出於天性者哉固宜其所得之深且邃也而何

可使其無傳焉故公之門下士與弟季止裒類其詩若文得若干卷刻之而予為之序公名源字仲山爪涇其所家處也

贈謝封君序

昔元自沙漠入有中夏一時義士多不願為之臣若文山疊山二公精忠大節百挫不回尤炳耀於兩間予少讀二公集偉其詞壯其節思識其子孫然自元百年間於謝獸未有見焉頗聞謝之先家弋陽深山長谷風氣

完固有山泉禽魚之樂橋苞竹箭之饒自是而不顧乎外邪將猶抱前人之志義不帝秦者邪明興百餘年至今封君始欲自試於時然七舉不第晚判桂陽仕亦不達子琛始擢甲科拜監察御史卓然能舉其職於是桂陽進封監察御史琛旋進淛江副按察使持節吳中水利諸軍事謝氏至是始顯矣大凡物之晦也久其發也必先木悴於秋華於春水涸於冬溢於夏謝自晉太傅獻武康樂高標雅韻輝映江左涉五季而晦至宋則又

顯渉元而晦至我朝則又顯出處之際蓋合矣封君始判桂陽寔有遺愛於民憲副來涖南服勤於吏事而庶政具修嚴於風裁而貪猾歛避傳云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吾見謝氏之光昭前人又將自今始矣

重刊唐六典序

昔在孝宗詔修會典臣鏊與有職競焉竊伏自念蒐一代之制著之簡冊以為後法固非譾薄之所堪任思得古之作者師焉庶體裁有則而本末不紊三代之制莫

盛於周周禮聖人作也未敢遽議周之後莫善於唐唐有六典竊不自揆或可追而倣之而世無刻本間於中秘得其書伏讀玩繹手録以歸而議中格亦會遷官以去乃藏之篋笥孜孜於今殆無所用之淛江按察使潼川席君同文不知何自得之而意歎嘉焉捐俸命工刻之蘇郡未竟陞任去繼其任者為嘉魚李君立卿實成之且以序屬鏊曰六典自公而傳非公則誰序者鏊曰國家官制則象周官於唐制固若未暇而亦未嘗遺之盖

唐以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叅領天下之務今六部雖分𩔖猶尚書省之舊而内閣則隱然中書通政給事則門下之遺也其餘寺監府院以分衆職品爵勲階以叙羣材尚多唐舊則居其官攷其職謂無所用於今可乎且非猒唐也唐虞而下損益沿革咸具焉昔宋祁論唐制精密簡要曾鞏謂六典得建官制理之方文不煩而實備蓋開元中張九齡輩為之其書何可以不傳則未知後有作者亦將有取於斯乎而二君子惓惓翻刻意亦

有在於斯乎

游名山記引

吾少也有四方之志思欲如司馬子長縱游天下以大吾觀及官侍從地近職親雖燕南諸山未獲數至焉今玆告歸謂可如志而耄及之雖吳中諸山未及徧游焉靜言思之蓋未甞不以為嘆𠫭敬乃能以使事聘四方覧月終南之顛過首陽挹夷齊之高風登華山弔希夷蜕函登嵩山憇少林寺濯驪山溫泉入王屋扣司馬子

徽之扁三門砥柱龍門伊闕皆極天下壯觀近如兩京畿甸諸山皆遐探邃討搜奇抉怪而又能以文字發之讀名山記雖不識其地若身至其地者可謂善游而能言者矣然吾與玄敬約如天之福假我以年方與子北游長江觀廬山瀑布浮沅湘上岳陽樓望衡岳窺瞿塘三峽歷劍閣嵁峨入關中覽秦漢故都還登泰岱慨想七十二君之遺封南出武林觀浙江潮上會稽探禹穴竹子陵釣臺歷天台雁宕至武夷歎羅浮上韶石望

蒼梧九疑而還予肯從吾游乎雖然太湖有山焉是為洞天福地願子先之

春秋詞命引

予讀左傳愛其文而尤愛其詞命當春秋時諸侯大夫朝聘宴饗征伐會盟類以微言相感觸其詞命往來亦皆婉而切若魯羽父請薛侯晉陰飴甥對秦穆公知罃對楚共王簡而莊若臧文仲對王使周景王責晉人爭閻田巽而直若鄭人告楚將服于晉子產對晉問入陳對士文伯壞垣游吉對楚使雖或發于感憤然猶壯而不激若晉狐突對懷公解揚對楚子大叔

儀對衛獻公屈而不撓若展喜對齊侯吳蹶由對楚子齊國佐對晉詞窮矣然且文焉遁而飾若王子伯駢告晉王子朝告諸侯晉韓簡請戰僞而恭若鮑叔告魯請管仲伯州犁對鄭子羽楚薳越請宋華向誣而近正若晉呂相絶秦叔魚歸季孫於戲何其善於詞也其猶有先王之遺風乎予生謇訥甚思所以變其氣質而無由因薈萃其詞而日諷焉庶有益乎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編者亦可以有言矣

震澤集卷十三